

一任恤民知府，竟是丹青圣手

人杰地灵，地灵人杰，人和地不可分，过去为官一地，如果当得好，有政声名望，“地”就成了他的名。

明朝起码有三位廉州知府，分别以地称名，历史上称之为“张廉州”“郭廉州”和“王廉州”。

“张廉州”大名张岳，福建人，明朝大儒，嘉靖年间任廉州知府，兴学励农，轻徭薄赋，治匪缉盗，三年治廉“不持一珠”。他还曾献计朝廷，并亲自出马，劝降拥兵弑主的安南军阀莫登庸，避免了两国兵戎相见。莫登庸签下和约时掷笔而叹：“天朝只有一个张廉州不想灭掉我莫族。”

“郭廉州”叫郭廷良，万历年间任廉州知府，颇有廉名。大戏剧家汤显祖登涠洲岛时，曾作诗“寄郭廉州”。

“王廉州”叫王鉴，江苏人。明崇祯年间任廉州知府。

他是清朝画坛“四王”之一。史称“王廉州”，一来与他享有的画坛盛名有关二来是因为他为官廉州时为民请命，表现出凛然的风骨。

王鉴于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从“公安司法部”（刑部）郎官调任廉州知府。正史记载他因力罢开矿恶政而被免官。

（时粤中开一米，鉴力请上台得罢。）

其实这是个乌龙，王鉴在廉州罢的不是开矿，而是采珠。

王鉴上任时距大明江山倾覆仅剩寥寥数年，末日将至，风雨飘摇，地方流寇土匪出没，这时候他作为京官外放，实际上等同被贬。

王鉴被牵连到了有名的“刘荣嗣案”中。

刘荣嗣是水利专家，还是诗人、画家。他担任“水利建设部部长兼全国水利工程总指挥”（工部尚书、总督河道侍郎）时，主持黄河疏浚，提出在宿迁至徐州间另凿运河以保障漕运，却受到部下抵制，造成工程延误，以“治河失策”被问罪。

老天爷用随后的一场洪水证明了刘荣嗣的先见之明。但已被判处死刑、打入大牢候斩的刘荣嗣并未因此“转运”。

他在狱中愤懑不平，以诗言志，“料理微生无著处，欲将因地问维摩”“在君反掌间，在妾千古怨”。

正在刑部任郎官的王鉴读到刘荣嗣鸣冤叫屈的诗，查看了卷宗，为其打抱不平。他案牍劳形，上下奔走，为刘荣嗣不断“信访”，后来刘荣嗣终于得以保释出狱。

但王鉴也因此得罪了一干当权之人，被发落到边陲海隅、“中国穷处”的廉州府。

到任不久他就接到了朝廷的采珠令。王鉴不忍劳民伤财，上书广东巡抚和按察使请求罢采，几次与监督采珠的太监发生争执。

地方官与太监因采珠发生冲突，在廉州可谓常事。合浦因出产珍珠而闻名，从周朝起，这种宝物就是历朝历代的贡品，征贡采珠成了当地百姓的劫数。

人工潜入海底采珠，本身就十分危险。唐朝元稹写过一首《采珠行》：

海波无底珠沉海，采珠之人判死采。

万人判死一得珠，斛量买婢人何在……

明朝采珠最泛滥最残酷。开国皇帝朱元璋上任的第七年，就在合浦建白龙珍珠城，兼具海防与监采珍珠的功能。从明英宗开始，朝廷派遣太监监守珠池，这些“官上之官”为害地方，恶行累累。

嘉靖年间，一位叫王希文的官员曾经上奏，把太监骂作“逆竖”，痛陈“逆竖用事，传奉采取，流毒海滨……驱无辜之民，蹈不测之险，以求不可必得之物，而责以难足资之数，非圣政所宜有”。

王希文对采珠如此看不过眼，但珍珠却入了每任皇帝的“法眼”。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专制的本质就是尽情挥霍。

万历皇帝刚登基时，为了树立明君形象，曾下旨罢采，后因太后进奉，诸王、皇子、公主的册立、分封和婚礼需要大量珍珠，很快就颁令复采。

朝廷的搜刮，层层递进，变成百姓的无边苦难。“往时中官莅合浦，巧征横索如豺虎，中官肆虐去复来，谁诉边荒无限苦”

种种情状，让目睹的地方官深感不安，一边是法统的“忠君”，一边是道统的“爱民”，该选哪个，成了他们内心最大的纠结。两广巡抚林富奉命监采，最后犯颜奏请罢采，停止“以人易珠”。

不止一位官员感慨，早知今日，孟尝当年不应推行德政，让珠还合浦。“曾驱万命沉渊底，争似当年去不还”（明赵瑶诗）；“若使今日孟尝来，珠去无还翻所愿”（明林兆珂诗）。

在王鉴之前，廉州知府李逊、沈纶都曾因为采珠与太监发生过冲突。嘉靖年间，知府胡鳌为了不使采珠累及府民，“擅自”动用驿站滚存的钱款作为开支。

王鉴力阻采珠起了作用，加上当时珠民黄山秀“聚众闹事”，得以缓采。

但王鉴两年后却因违抗上峰旨意，险些惹来杀身之祸，最后受到了“罢官留任察看”的处分，挂冠而去。

王鉴获得从轻发落，是因为当初为刘荣嗣奔走保释而结下的善缘。他任职廉州时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兼巡抚张镜心，正好是刘荣嗣的亲戚。

王鉴在给张镜心的赠画中曾提到，因为刘荣嗣的缘故，张镜心对他格外青睐，并不把他当成下属（破格提携，不以属礼相加）。显然，正是张总督的庇护，让他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大劫。

王鉴是名门之后，他的曾祖父是明朝文坛领袖王世贞。王鉴在画界的名声没有徐青藤、唐伯虎、郑板桥、文徵明等人响亮，这与他的艺术方向有关。

王鉴是董其昌的学生，“董老师”要求他“学画唯多仿古人”，他毕生的画业沿着董其昌指引的“摹古”方向前进，作品多为仿、摹、拟，揣摩董源、巨然、吴镇、黄公望等前辈之笔意，成了复古派的代表。

但他毕竟天分高，又是性情中人，四十岁就离开了官场。明清交替，他既不出仕做新朝贰臣，也不当“反清复明”的志士，落拓不羁，以画自遣，做一个冷眼观世的遗民。

妻子早逝，他再未续娶，虽晚景凄凉，但却能全身心作画，在仿古中鉴古，转化笔墨结构，形成了自己的山水画风格。

吴梅村有诗称赞王鉴：“布衣懒自入侯门，手迹流传姓氏存。”他的族叔、“四王”之首的王

时敏称他“廉州画出入宋元，士气作家俱备，一时鲜有敌手”“当今画家不得不推为第一”。

清朝陆时化也曾在王鉴的画上题跋：“廉州罢郡，在强仕之年，顾盼林泉，肆力画苑，笔墨之妙，海内推为冠冕。”

在任时是耿介正直的清官，挂冠后成为复振吴风的画坛巨擘，“王廉州”这位廉州历朝历代历史中的“另类”好官，就此留下了一抹历史文化之光。

（本文参考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先生《珠压昔日罢征求》一文，谨致谢忱）